

說鈴

後集七

信徵録

庫文閣内			
三 七 函	二 四 冊	三 一 七 號	漢 書 類

漢書門			
二 四 冊	三 七 函	三 一 七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 16 )		
函號	371	51	

十六



信徵錄自序

輪迴因果釋氏之說儒者之所不道然而易曰積善之家必  
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繫辭傳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書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春秋  
左氏傳載伯有渾良夫之類不一而足而太上亦曰禍福無門唯  
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吾聖人之教與二氏偏全不同而彰  
善瘴惡之心其揆一也乃或者從而非之疑之甚且真行不顧此  
余之所大惑也爰舉年來所見所聞信而有徵者輯而著之即名  
之曰信徵錄惜域於一隅蒐載不廣然聊存其說以寓勸戒之意  
當世學士大夫亮不以其倍於經史而斥之也康熙辛巳夏烏石

淺草文庫

山人徐慶濱溪

言金

*[Faint, mostly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信敬錄

為山徐慶濱溪輯

念佛異徵記

戲塘徐浩軒

先母太宜人于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  
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圈  
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卒之日申刻家人焚袋于磁盆從釋  
氏言將以附殮也忽盆內有數眾疑盆碎俄見五色光起布成經  
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階砌之形蓮華上合掌結坐之佛數十雲  
中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新畫者觀及另婦童僕以及浴觀成衣之  
人無不驚笑競觀次日將殮極反故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與袋  
面無異又一老媪執拂子隨行談異事已謹記以示敬信者傳之

吳斗文口述

書後周卷四

常州武進諸生吳斗文為人誠謹廉然己亥正月初一日偶假寐  
夢一人若差官者闕然而入置一篋書云吳聘汝乃東嶽主者聘  
請印行斗文驚寤適其篋亦夢所見亟問方以為怪尚在疑信三  
日後前差復來斗文即昏然去夢至大街聞有青衣引入旁廨  
為屋三間四壁滿架俱冊籍斗文問此何處是何冊籍青衣云少  
頃自知矣斗文試拈一冊觀之上註此直大名府細視皆姓名也  
雖有一人出方巾深衣相與揖遜而坐曰即日劫運將臨皆由東  
嶽所定本司冊籍浩繁因君業師楊某薦君盛德故來相請時楊  
已歿五六年矣斗文云生乃無知庸儒蒙業師謬舉恐不能辦事  
且業師違背日久不識可一見乎此公即招手而楊已當面矣師

弟相見泫然楊曰汝今年三十六祿命已盡吾愛汝品行故相引  
至此暫為效勞或以微功少延亦不可知即不然此間職事情要  
殊為不惡斗文問此何地曰東嶽府也頃公乃司生死籍者因劫  
運數多須藉手相助故請汝至云今日且歸自此常來切須謹慎  
場畢而去斗文亦醒嗣後每夜必去至則有吏捧冊置大案前列  
大箕盤與前方巾者列坐檢冊共視吏從旁下箕于箕疾方巾者  
曰此皆應死之冊其有忠孝節義陰德重者去之不列于冊箕畢  
至天明亦醒矣但其地天色慘白無日无斗文偶偶索茶青衣搖  
手曰此間茶不可飲也或有客友問斗文曰君所算何等冊籍斗  
文曰各省俱有山西平陽最甚人問其中所算何事曰其中最  
重者忠臣孝子節婦最惡者不忠不孝而尤惡者陽為忠孝之言

而陰為不忠不孝之行即如此至止孝子一人係臨卅節婦一人  
係永平卽姬耳曰若果若市井間罵父母者甚多何不皆誅之曰  
此輩愚頑無知父母失教或係前生克對或係畜類轉生不足深  
較唯讀書知義理者倘犯此等過則其前程或真壽算無所禱也  
而楊君之乃門甚多有疑斗文為妄者因共作書一封致楊焚于  
東嶽廟爐內數日共探斗文曰近日至嶽府見楊師有何語乎斗  
文曰楊師正命我故意諸同門友曰極承相念致書通候幽明之  
隔不便回書但諸兄所問我亦不知即知亦不便明言也我在彼  
因平日無過逍遙自在諄諄以道義行止相誠諸兄切勿妄為自  
墮惡業也衆友遂駭然三月間斗文竟死而山石有地震之災

收伏靈龜記

安東王鶴尹

林有媳吳氏于康熙乙卯三月下旬驚見樓窻黑影躍入遂抱微  
病至五月初旬神思昏迷語言顛倒口云上方神為難隨往懇禱  
病終不痊閏五月初忽云吾乃海西大王同先鋒蓋由領兵十萬  
在此限七日內來取辭甚不倫據病者醒時云常見一人或小帽  
黑衣或紫衣披巾種種變化莫可殫述飲食不進已四十餘日矣  
持盞至蕪州圓妙觀請字寇鐵竹道人施亮生法師治之閏五月  
十二日師至安東往病者外室書符禳治厥怪若為不聞師曰茲  
怪其有寃乎吾行符多矣未有見而不通者今若此必其怪以寃  
鳴于衆聖之前而神將所不從驅者也俟再行法以禳之則可知  
矣有頃病者口中云汝用何法而能治我我神通變化現影蔽形  
甲兵甚衆豈汝一人所能敵乎師曰此狂言也吾以法代天宣化

救濟民疴解不釋之寬誠處民之哀令所以不遵行法以治改者  
怨汝抱寬而莫訴也如必恣肆狂詞不告所以一旦奏聞上帝  
雷火下焚玉石無分寬仇莫辨悔一收矣言畢師在外室病者若  
有畏泣狀曰我寃沉海底昭雪無由幸遇法師正祈解釋頃間恩  
主出口唐突獲罪已深倘被奏聞永淪幽暗奈何乞請法師以訴  
之師至詰其故病者云我妻北楨也初世在明朝為女身姓楊氏  
雲南人適趙元禧為夫婦十年元禧即今吳氏也因其家貧我紡  
織以資讀書一旦及第官為翰林編修豈意其厭弃糟糠另娶美  
妾身居京邸得志忘歸我含忿自縊至本朝託生于浙江衢州府  
莫家為子名兆楨趙元禧死後亦託生于衢州府裘家為女以宿  
業未了三歲時遂訂姻盟後有兆楨同意友邢華瑞者倚恃豪富

強行納聘裘氏父母厭貧重富逼我退婚竟贅華瑞為婿我又為  
周氏繼母所辱因投河不死幸遇龜恩主收為內侍身居水底已  
十八年裘氏能廣積陰功死後託生于太倉吳氏為女邢華瑞即  
託生為其隨嫁使女名桂花我同龜恩主追尋至此住後園池內  
上年秋間見桂花于池上滌垢被我捨入水中退婚之恨雖報而  
棄妻之恨究未能申因遍控神司許以索報故敢來為祟耳師曰  
如是則真情可憫第汝向來何得又以此邪其惑人而所謂恩主者  
何怪也答曰恩主實係靈龜藏修已八十載有十八般變化自稱  
海西大王能撒豆成兵所云先鋒豆由及領兵百萬皆其變化也  
頃間唐突尊嚴自知罪重不敢後來因命我懇求法師乞賜原情  
解釋師曰悲哉業報因緣循環若是子生萬劫罔有釋時我今為

汝建齋戒度和解寃雉奏聞元帝策封靈龜汝可放吳氏遂還病者口中謝諾而去須臾復來云思之致意法師倘得起奏感激非常自當悉聽所命不敢有違矣自此吳氏遂獲語言竟如平日向被靈龜揖去繫于水晶宮歷歷確有所見聞不能悉記詢知果有隨嫁桂花去秋溺死後聞池內遂擇于是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修齋極度奏封靈龜為顯靈振元保護將軍于菴州國妙觀元帝聖前永遠隨護其怪遂絕吳氏已不食五十日醮未三日而起居如常飲食漸進至十八日晚師行煉度法吳氏出恭禮未竟而入神思復迷云我楊氏也與汝積恨實深本不甘輕捨感法師威德幸已解消今我承領功勳將生淨境汝曾未盡誠致禮懺悔前愆豈體愈病痊遂泰然自處乎今罰汝參拜終宵于方釋忿而去耳家

人苦謝之因復扶出長跪至旦追此事竟始入自是永安無恙矣

### 禁牛油燭文

當湖李登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登將赴公事因至武義候別房主寓武義寺中二十日夜半忽聞東廂宣佛邀請起視見火炬森列一金冠朱衣拱登曰稍坐俄而鬼卒牽三祀至一是製牛油者一是造牛油燭者一是點牛油燭者神曰草木脂膏儘充燃炤如是造孽穢觸三光過往神曹無不舍怒火焚不足數其事今依新律各懲一以儆衆製者永入黑暗獄造者投牛胎未生而死不見三光者三次點者瞽目立時處分訖起謂登曰幸過此君其廣為勸戒登尚欲細問空中忽大响亮張目紅光猶繞室似夢非夢而寤此日過歸至蘭谿恰搭販牛油客船意欲告之值歲暮價長彼方以為利

輕言惡反生疑抵家急為刊布不敢負神示焉

四陽記

海昌陳叔文

余自少業儒長無一得大善事雖不能行昧心處亦未嘗不自警也至于佛法向無是願何敢妄論康熙丙寅閏四月十六日忽患青毒日甚至念五日遍體疼痛時醫僧隱然偶談三昧水懺因果余曰若論前世因何不迷了結若論今世因細思無是故是夜昏暈魂從頂出欲往冥府明此果報忽見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有三路汝須從中路由餘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切勿飲閨內橋切勿過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唯未幾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甚香飲者甚眾余至時果招飲余即潑地鬼欲來擊婆喝曰此是三世僧不可乃得脫不數武至鬼門閨閨門謹閉有

青面鬼十餘毛身赤足問予有批乎余曰無鬼曰無批閨不開余必欲進鬼曰無批非三呼不開余究其故鬼曰有道法者呼太上老君有佛法者呼三世如來有善行者呼救苦觀音余因思婆喚我為三世僧即呼我佛如來閨果斷鎖自開進閨見有大水廣數十里水上有橋一塊分為三道左名登仙右名積善中名奈何余憶土地之言不敢上橋問水中鬼云此水何名答曰苦海余令鬼渡之鬼來背曰爾身重不能余曰何重鬼曰爾是前世念經人是經重耳正躊躇間忽見兩頭陀來扶我而過問之云四年前我二人到宅蒙君留我一粥又惠稻草兩束在廟中一宿皆君德也今俱坐化在此是以感恩渡君耳回顧苦海見一人從中橋而墮猛獸毒蛇圍阻其人厲聲呼母便生蓮花托起余問其故頭陀曰彼



姓朱屠夫也性頗孝故有蓮花之現嗟乎一孝真可敬衆惡矣由是別頭陀過苦海游冥街見市肆四五家過此乃是第一殿街門門上扁一座大書秦廣大王莊聯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進殿見兩廊陳列碓臼上有條示凡陽間受訟者受此罪又見僧人數十進殿俱北面而立王起至西南隅北向誦云彌勒佛速賜報應風須更有大風至凡有衣帽不動者有吹去帽者有裸體而立者于是王乃禮送衣帽者出遂南岳勸問余竊問冥判云有德行者不動罪小者去其帽罪大者裸其體余出過第二殿門閉不進至第三殿見兩廊鋸解者上有條示一陽間活拆夫婦者受此罪至第四殿見兩廊油鍋上有條示凡陽間奸淫處子者受此罪至第五殿扁書閻羅天子忽人叢中有呼亦號者視之乃業師徐瑤光也師引余至大樹下驚問云汝已死耶余答不知因病毒至此耳師云吾為汝查即往問一冥判姓徐者曰彼壽未絕師曰此地不可久游况可見閻君乎與余劇談世事秘不敢泄大約陽惡受罪猶輕而陰惡受罪最重耳余別師竟進殿前閻君叱曰汝何人敢擅來余曰我非僧亦非道唯此良心未喪耳閻君曰汝在世誦經念佛乎曰未也閻君曰汝既如是可知有此恙乎余曰正欲明背毒果報故來此閻君遂令冥判查獲移時捧卷至余窺之見簿籍分明昭昭不爽凡行事動念無不錄者大善書黃字小善書紅字大惡書綠字小惡書黑字不覺毛骨悚然閻君看畢云此係毛塞婦一案未結耳余叩問其故閻君曰汝欲知須至白鶴山問汝師余問路幾何曰七日但此去不能回陽矣余頓捨身一往徐冥判

代余求案前迅速香執之可以印到闍君首肯命徐冥吏引出至一高臺將余推倒白鶴山已在望矣但見層巒疊翠七寶莊嚴恍然極樂世界也松下茅蓋蓬庵有師兀然獨坐見余呼曰汝果來耶吾已知矣汝是三世僧前世名木清乃江南報恩寺僧也余號明修是汝第三世師汝在江南見毛寡婦家有孫俊雅欲化為徒毛婦不允汝潛行誘其出家犬隨汝將犬擊死攜其孫歸寺養至十六歲與孫披剃但毛寡婦因哭孫喪明死訟于冥而犬又以無辜索命汝託生時犬咬其背故發此毒醫汝隱然僧即前世埋犬之人余求師曰何以得解此結師曰或誦金剛經一藏或拜藥師經一部庶可解此余曰弟子雖是三世僧願師開示佛法師即指壁上偈曰佛法僧三寶看來是常套若還參得透道听容易洩汝能解此否余曰不能師即舉手中如意打下一喝余心似覺有省師曰汝孽緣未斷善果未到且回陽世余問曰何時斷何時到師曰若要孽緣斷善果到直待玉兔金雞斗余即拜為來世師語畢忽然驚醒因口傳倩書以警世云

竊銀因果記

虞山孫振先

康熙二年虞山報道著有張椽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未及歸庫暫存笥中適奉遣往即越三日歸啟橐視之衣履如故而銀已蕩然矣驚詢旁人咸未曾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卧于戶側者曹僕陳美也即聞之于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竟夕不得次日又窮治之而終不得張椽訴之于城隍又訴于南庄神十七日神下凡入署過迴環遠而出少頃同椽有曹隣者正

冠伏几厲聲疾呼曰與張瑞昌衆在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而曹璘不知也賢于初十五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陳二人乃在陸璘父出賢慌却步而走時有菜傭吳茂歌涼戶外乘間而入挈以持歸詎意非其所

有持銀至家母即身故孩兒痘瘍吳茂亦患疾相繼而死總以不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兩一針入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璘押陸賢速取衆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飢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多拜上盧老爺打轎去言畢曹乃醒少頃復作差語云我姓陸乃城隍廟西班項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此銀已換雙皮紙包盡往取之我弟兄惟好杯中物耳曹遂飄然而不知所以衆以告曹

乃挑燈作揭亦欲訴之于廟仍疑衆之誣詆也次早起欲謁廟即押賢取銀忽又伏枕曰吾乃城隍也為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見曹璘睡借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璘並不知即吳勤陳美却是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子鬻而陳美乃小廝也毛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廝盜去害了鬻逼打了鬻身死美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賠補則冤冤相報將何底止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消其懷怨可也又與孫瑞陳天霖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定他曹璘速取單來果于箱中取出兩

稜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完他言語隨命判官取筆銷此一椿  
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并女兒與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  
兩陸賢藏之床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八  
十七兩可法取之遲則又散總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不爽  
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衆稜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便做好人凡人  
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死  
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明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  
不難只在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衆許醉拜云我是一縣之  
主豈是為飲食小節因見你等心念志誠來此說一明白我回縣  
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璘即歸從床下索之果于瓦下得二封先開  
視俱是白石灰曹猶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啟封則銀也乃共怪異

至縣較兌米八十七兩可見冥冥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  
警後人

王天君顯靈記

嘉興郡城東郭外有賈人王公路者妻方氏父瑞宇于康熙三十  
八年巳卯五月間方氏足患毒勢甚危醫藥罔效忽一日突告夫  
云今日須治喜蛋黃魚炙雞肥脯享我夫云汝糜粥不下咽者數  
日矣何用啖此方曰我汝父執領伯生也汝父存日家甚殷我因  
貧舉會謀生汝父許與二末遂更集友八人刻期治饌八人畢集  
若父獨與約會遂不果家益窘困瘁而死初入冥時心甚恨即具  
狀冥官冥官曰王瑞宇不久將死俟到日質對今汝父死已五年  
事尚未結通者即都獄吏偶疎余遂適至汝家餒甚汝宜厚享我

王大駭謀諸鄰友友曰盍至鬱秀道院延道流作醮驅之詰朝道  
流至方氏在卧室即云彼道流我生平熟識皆葷酒葷馬能動我  
作醮終日訖無效道士告王曰余輩力薄君宜急延鹽官潛向旭  
法師術高可治王邀潛抵舍潛謂作牒可遣方在床又云汝牒我  
將令入冥獄今先殺汝妻以洩憤方遂悶絕在床夫大懼再三懇  
之云我必不敢牒汝鬼曰汝無信須潛法師作一券與我潛遂作  
券鬼云內有一語未安須云永不再牒潛唯唯如命鬼又云可即  
于病者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甚  
遽至中堂作法召溫帥俄而溫帥降鬼附婦體若大怖狀急趨匿  
床下婦足疽腫不能屈伸者已旬餘至此趨下若無疾者連搏額  
云小的去小的去婦遂清爽一日夫中其病中所云茫然也明夕

鬼又至自言昨為溫帥驅逐再三哀懇訴寃遂蒙釋放今復至汝  
家矣潛更無可施法令其夫至鬱秀道院捧王天君像供于中堂  
作詞上訴明日天君忽附婦體作大教曰汝野鬼何得擅入人家  
婦復作鬼語備陳散會始末故懷恨至此婦復作天君語曰據汝  
所言未可全信當遣使至冥府拘王瑞宇面質俄而瑞宇亦附婦  
體再三伏罪天君云汝爽信散會使友謀生無資抱恨而死當杖  
汝二十空中忽有鞭朴教天君又云瑞宇吾已薄責當使公路禮  
三官懺為汝消愆其妻為人賢孝何可因翁過而累及彼身鬼云  
方氏數合災迺因而附會非敢無因作孽也婦又作天君教呼公  
路至前謂之曰汝作事非善今秋將有大咎公路稽顙哀求遂云  
汝速改過遷善禮懺消愆不獨宥汝妻且當宥汝忽又云汝家柴

房內何以獲藏三鬼速呼至詢之即作鬼語云小的乃方氏父母  
我塔伐吾墓樹故至渠家索取天君遂呼公路曰汝為人塔不能  
殺蔭外家及伐墓樹罪不可逭公路告曰此舅意何聞我舅適在  
亦再三自訴譏罪于王忽云卿起舅即兩手交加折之堅不可開  
再三哀求逾時始釋斯時鄰比咸趨入視婦殺音朗朗皆作官語  
謂某為善人某為不善指不善者云汝急去其人頗強壯即傾跌  
仆地道士聞之亦入視天君叱曰汝道流宜持戒律何擅入婦人  
臥室道士惶怖疾出天君曰鬼已離汝家方氏疾即平我神去矣  
我神日朝上帝今適戊日天門不開故降汝家使世人知天道無  
私善惡之報厘毫不爽且汝等不可稱我為天君此號至尊我不  
敢當但稱余為靈官元帥足矣言畢遂寂然道士率其侶恭迎神

像回院至夕方氏昏卧不醒逮天明足毒膿大潰疾遂愈步履如  
常時里人咸以為異予遂為之紀雖違不語怪神之訓而使觀者  
惕然警懼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散會小過冥責若此則夫於此  
者可知其于勸善懲惡亦未必無小補云

初生能言二則

相鄉進士陸大勝名費錫言其族人家僕婦產一女甫脫胞即能  
言自云前生乃娼婦因不善媚客為鴛母痛答遂自縊魂無所依  
常在蘆葦荒草中當風雨晦冥心神凄絕有同鬼謂汝無拘束可  
以投胎問其如何往投同鬼云汝見婦人大腹者即入其腹可以  
出世矣偶見孕婦漸米遂如其言投之果得生今又為女命也因  
長齋終身康熙年間尚在

為草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即自說曰我手如何頓小耶父母驚問  
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絡繹  
之際舟至安慶過一棹舟盡奪其三舟我再三哀告遂我一舟我  
聞其名為白糠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  
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子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俱極  
小矣其父笑曰我即白糠子也俱費雲驤言

### 城隍示衆

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  
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口稱奉縣城隍命投到求本縣起解至  
府城隍問罪令以為心疾逐出復來兩手俱無繩而數人摩不可  
開如此數日令不得已為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至即焚牒劉即

伏塔下號呼痛楚若受朴者頃刻受刑處俱青黑破爛刑畢起自  
言府城隍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者至縣  
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聲瀆列且云無若劉某為惡  
現世受報也游畢七竅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邑令為遼陽進  
士楊振藻武林諸寅吉言

### 董介休託生

嘉善廩生董介休為人善良康熙癸酉年病故甲戌夏其女病中  
忽作介休言曰我去年命未當死為庸醫用熱藥腐臟附故絕耳  
冥主查我尚有一歲之壽惜軀殺已壞甚為憐憫我以時日無幾  
求早託生今生于平湖縣南門外陸家此時止能啼笑尚可與汝  
輩識認家人來視我當以一笑為信他日能言則不復記憶矣言

畢其女病亦良已家人往視之果然喜喜唐石公言

活無常

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為活無常湖鳴寺僧忍生與隣房僧越凡皆北苑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過王姓者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元否不出十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係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瑞洲官兵隨後趕打輒云還我經來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發熱頭腦過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教日愈重作游人言索經詬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祭之狂言不已未幾竟死眾僧始悟昂草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僧追薦僧利其厚觀每日敷演道場務為飾觀而禮拜誦讀虛應故事故經典缺如

不意冥冥中不可欺也彼同時主壇僧共三人一為本寺濟可一為義烏寺僧南明聞之皆悚懼不久南明死死時滿兵為崇亦如越凡濟可遂請僧為死者誦經懺七七日後三年死蓋僧家誦經禮懺皆以主磬者為標的缺文脫簡隨其引唱故非獨歸之也

前身老儒

順治年間浙糧道熊高少年由詞臣外轉時嘉興縣令高登雲語同僚及胥役曰世間因果莫謂渺茫如今熊道臺乃吾高氏之從叔也熊家與吾家同里開世為婚姻從叔績學不第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獨坐堂中憇几而卧忽見青衣小帽二人長尺許盤旋庭際漸長如人上堂不言所以掖之出門從叔驚詰之不荅然亦不能脫隨之至一家認是熊姓乃其戚也時熊姓無子適其妾將



產堂中親友會飲以待弄璋從叔入其門處呼曰吾何事為二後  
持至此君輩豈不為吾解之手飲者亦不答竟掖入內室見一婦  
臨盆狀二人將從叔一推不覺已在盆中矣周視作嘆說之教熊  
一家皆驚以為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復言至七歲尚不能語父  
欲延師訓之無奈其瘖一日偶隨氣遊步至前生高家之宅適從  
叔之婿偶在門兒即拽裾責之曰相別六七年獨不來看我乎且  
見婦翁而不為揖禮耶衆皆大驚始知前生即高氏之老儒也自  
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薦鄉書十九聯捷館選出為監司故  
名曰高今熊公自亦不諱言之也

屠子變狗

康熙丙子杭州油燭橋猪行吳德甫賣猪且業屠三十餘年矣六

月間止一子一媳相繼而死至九月念六日夫婦同夢其子媳歸  
家子身穿白衣腰繫黑帶媳身穿褐色衣云吾二人向問壁索子  
舖夏家投胎為狗求來看我認我衣色可知也夫婦驚醒即晨起  
往夏家而夏家夫婦亦同夢此二人至家問之曰汝隣家吳姓子  
媳緣何來此對曰吾二人向汝家投胎求汝憐念語未畢又見兩  
男一女竄入遂寤方早起而吳德甫夫婦已立問夏曰汝令媳坐  
蓐乎夏曰吾兩媳皆未懷孕夏妻忽笑曰吾家止有此狗方產耳  
共往視之則果生三牡二牝內有二狗果類夢中衣色因泣而告  
其夢彼此駭異二狗離乳吳竟攜歸至今尚存吳蘭墅言

猪狗託生

蘭墅自言康熙壬寅八月在江干中沙某姓寺行內為宿五鼓聞

衆人叩門殺甚急店主救為盜竄起開門睹于暗中視之見門外  
一吏惡名共十三人又有卒持棍入屋後復有四人亦持棍入  
吏喝曰汝四人係同壁王贊明家去者乎持棍逐出少頃寂然無  
聞連明視屋後猪圈中生十三小豬殺王贊明家探之則其家母  
狗下四狗子矣

為子索負

杭州吳元甫者誠厚人也明崇禎十七年同鄉河南監軍道陳朱  
明為元甫之親謝任歸家有軍校王姓者送歸因河南流寇未平  
王有千金不敢携歸寄吳元甫家而去約平定來取焉革之後杳  
無音信元甫即將其資經營家漸裕矣順治乙未年生子名禹成  
自幼頑劣長更桀驁不特與父尋鬻元甫隱忍聽其蕙費至禹成

二十歲生日元甫為子設醮并宴親友是夕令禹成于房沐浴道  
元甫自外入遙望見浴盆中人即前寄銀王姓人也因大驚悟即  
設席南面請其子坐其子不肯元甫曰汝坐我有話說強而後可  
遂告其子曰汝非我子也汝前生王姓曾有寄銀之事久無音耗  
故我權為營運非我設謀吞騙也我所有家資應歸于汝我環聞  
優老可矣遂以帳目鎖鑰之類悉付禹成禹成聞之亦覺大悟叩  
首謝罪從此自新作家孝養其父終身至康熙乙丑年為戶部從  
事迄今尚在蘭墅言

賣孀之報

海寧茶磨山有庠生史博者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貲可計無  
可奈何一日忽商于父曰孀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為

上省之資父以為然遂為媒塚之農家而則俗嫁娶婦者里中豪  
右皆得染指史生所獲止五金耳方快登舟其妻即病狂作叔語  
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成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者  
數日其父為祈禱醫藥間而精入關即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忽  
見其叔來詬罵纏擾草草畢七蕪而出第二場則日間閉目即見  
之至晚嘆責愈厲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此至寓病劇不能終  
場十七日買舟浪滄還離家未十里死于舟中訃至家妻病始愈  
祝柯亭言

殺僧冤報

康熙甲戌松江朱涇曹村曹某素豪于鄉悍人而強但不善刀筆  
每以為恨偶一日有僧來化緣乃其近里之人能寫詞狀曹與語

甚相得即留至家凡有詐害之事悉與商之資其寫作歷數年而  
所獲皆歸之曹僧無所分僧積忿求去且有所挾制也曹懼其宣  
布事露密與一僕謀殺之僧知之遂逃于竹箐中僕求得之僧復  
跳身逃于牛車棚屋之上僕又蹤跡得之主僕共擊殺之隣里懼  
其勢不敢出救乃投其屍深浜之底未幾有僧亦來村中化緣人  
群施者僧頗出怨言一童子謂之曰汝何敢乃爾倘遇曹老相公  
必殺汝矣僧曰人豈可殺乎童曰前月某僧與曹老相公不合後  
之如一雞耳僧亦奸徒遂言此我弟子也向聞在曹宅供養故來  
求之今聞被殺我當索命即鳴之妻縣曹某計無所出與朱涇程  
某商之程某之兄號吉文者為武進士世家巨富程云此事給我  
死二百金我百金即無事矣曹欲以田為抵程不可曰我死田甚

多豈欲汝產有王牛頭者乃益生執費我兄門下且與汝解厚集  
正欲置產汝以產與王以銀與我可也曹如其言及僧詞告縣縣  
訊口然問其徒年貌出門日俱不對又無確証欲治以誣告之  
罪僧宵遁程安受其物而不與吉文曹亦自喜事寢矣無何死僧  
之親叔訪知其姪久在曹村未尋之聞有僧人告理之事其叔詣  
曹訊之曹不為動叔遂告之縣程為執前說寢其事叔又訴于府  
府檄縣嚴查訊之地方有知其事者引至屍處求得一屍而無首  
有兩右手而無左手獄愈不決遂解之高臬司諱承爵者拘曹主  
僕禁之獄經二年臬司陞廣東巡撫凡獄中囚無證據者即與銷  
案釋放將放之前夕王牛頭忽夢差拘至一大衙門懸牌候審者  
數起內一起首犯曹某次曹僕第三程某第四程吉文第五王牛  
頭告僧某少頃銀鏹而入一一審鞠牛頭亦不甚了了而不喚問  
審畢忽聞傳旨云曹某主僕立斬程某立絞程吉文其弟影射詐  
財未經入手不知免罪王牛頭亦係無干俱行逐釋醒後驚異後  
聞放囚之言以為夢境無足憑信不數日忽聞曹某于獄中發狂  
將其僕踢打交齒遍身重傷而死曹亦自搏其胸扼其咽喉七竅  
流血立斃王牛頭始信夢之不妄遂至朱涇探程剛亦于昨夜見  
一僧持索入房即患絞腸痧死矣程梓園先生言

### 完姻之報

海鹽庠生王汝諧家于城南之余山有田數百畝每年以役事與  
里書張某往來甚熟張女殊色已許字矣而張以盜用官糧事露  
借官僕銀十六兩以女為抵官僕利其色竟不從索逾三年計其

子母應三十餘金張不能償遂欲奪為妾張勢莫抗方在窘迫適  
汝諧過其門見舟輿雜深意其嫁女也入質之見張夫婦相對哭  
泣詢知其故婉諭宦僕反遺詬辱汝諧怒曰汝雖勢豪然欠債止  
須償耳寧有奪人有夫之女者耶宦僕曰藥原以女為質今不能  
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奮然曰吾雖非素封諒亦可  
完此事遂拉宦僕至家計于母悉償之事得解而女獲于歸矣張  
夫婦泣謝汝諧亦無得色明年丙子其子額一遂登鄉薦人以為  
陰德之報俞叔音言

殺鳥之報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為生凡用兵需鳥鎗手即徵調  
充伍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殺鳥不啻數萬家亦  
稍溫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矢石以手遍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  
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勸賑再生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靡遺崑山諸生知鼎同甫里紳士耆碩  
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衆其夏疫癘大  
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  
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眦裏怒拔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  
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為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為  
不可以無禍之惡而為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為有福之惡  
而為之余嘗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菟粥  
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

內命將七送至新甌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泊歸耳聞春屬  
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瘳

緘而索負

秀水某姓者負子吳江偶泊舟水次見一人持拜匣入其舟揭板  
置之而去不及問名姓去久不來某取匣視之銀也遂移舟他所  
次日徑歸遂成小康越七年復泊舟舊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  
而去某急歸避迹不數日遂病本境土地見夢于廟祝云其欺匿  
吳江某銀今彼告發吳江城隍關提汝輸其可助尾一萬我且為  
之回文稍緩其期今其從容處置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求施瓦  
不敢言及其事某不允逮晚某忽狂言曰汝取我銀致我悶恨而  
死七年後纔尋得汝我肯活汝即半夜竟斃蓋其人之舟與失銀  
之舟相類同泊一處彼人誤認已舟且誤以某為舟子故委之而  
去後乃知為他舟給去故至死不知姓名至七年後識面而始報  
也幽獨隱微寧可欺乎此康熙七年事宋稚圭言

誣良慘報

平湖縣甲子舉人張晉為淳安縣令胡諱就臣分校所拔士是冬  
張至淳安圖公車脂轄之費先是淳有富人某被盜邑捕已廉得  
七人富人復賂捕後砌其素健三人在案功令凡強盜情真皆立  
決胡公嚴鞠七人已吐服三人者苦刑不承富人慮其昭雪為已  
害百計陷之胡公終疑不敢定富人聞張至為邑公門人遂盛席  
延之且致折席四十金因詐已被盜始末且云三人者乃積盜故  
拷掠不服若併殺之則邑中盜賊根株盡矣次日張謁胡令飲次

見胡若有疑事不決者因叩其故胡以此案為言張素貧感富人  
之贈且不察三人之寃遽以富人之言告且云訪之地方輿論如  
此胡遂定欲行報俱論斬次年胡卒于官張亦下第歸因往溥奠  
胡入署之日適值水凶詢之知即此案遂驚悸寒氣漸瀝以病歸  
三人即隨至家張遂狂言皆三人索命語父母妻子破家祈禳許  
為起薦竟不解數日而卒徐殿臣言

### 施錢延壽

杭州天開河姚鳳臺為人素不良武衛一方人皆惡而畏之偶有  
老童生王鐸貧無立錫謁姚求其薦館姚忽有憐之之意遂延至  
家令自設帳給其衣食三年本坊土地忽召王為書辦每赴召則  
昏然如夢偶一日在土地祠辦事見符票有姚名王即泣叩土地  
求其救免土地云我只是奉行衙門如何可免倘此人有善行當  
為申救耳命取姚善惡簿視之但見此人惡蹟累累土地怒曰此  
人還宜拘解王再四細閱冊內註有某年月日某寺僧某往某寺  
參學至某渡無渡錢舟子雷其坐具僧苦求不與姚遂代僧與渡  
錢七文王喜白土地曰此一善甚大可以申救矣王遂為詳請俄  
得批回云渡僧善行延壽一紀王喜極而寤亟至姚處則姚已死  
將歿矣王既不敢泄其事惟臥屍側俾不得歛少頃姚與命妻子  
環而拜之至今二人尚在然王亦自此不得復為書辦矣此康熙  
十餘年間事

### 土地斷事

石邑有鍾姓人與勞姓者同移開舖勞素狡惡數欺之果沒其資

鍾恨甚欲訟之官念勞與吏胥善衙門情熟不能申理乃作陰狀  
訟之城隍直道始末并臆八款焚之城隍爐中數日無事鍾亦不  
置懷矣勞一日挈舟至嘉興甫及玉溪鎮忽狂言曰亟反舟土地  
未與甚惶遽舟人未信又忽言城隍有差至矣遂歸迨晚而死鍾  
與勞隣聞之誡妻子曰吾狀准亦將死矣然吾揣罪不當死其勿  
殮半夜果死覺身至城隍廟入二門見人傳呼曰某人狀已發會  
藏廟土地審矣遂至土地廟見被犯于証俱在土地呼入庭訊勞  
欲置辯土地命吏取冊示之曰所告俱不虛到此不比陽世總無  
容狡飾也問吏查其陽壽未盡遂一夾二十板云且罰去陽間受  
苦即逐出鍾亦出門見其祖父俱在為之勞苦如平生具舟送歸  
抵家力弱不能登岸其祖父曰可努力一跳即到矣遂相與共推  
之若墜崖谷驚起屍厥然醒矣因採勞亦復重生但腿足痛楚不  
數日跛其一矣其于証為某人則其人是夕若一夢焉此康熙二  
十六年事俱雜書

殺女慘報

嘉善曹鑑平字掌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陳聞門外  
鼓樂喧甚出視之乃送奩者粧資頗豐厚因自念吾有二女使奩  
飾如此兩男何以為生時幼女甫七歲鎖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  
憐而竊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逐乳母封閉愈嚴其女號  
呼哀慘置若罔聞女聞樓下飲食乞哀無所不至竟齒樓板穿一  
穴俯窺慟眾人不忍聽而父母兄弟飲噉自若也及餓斃時食絮  
袂俱盡未數月而長子患喉痛如人扼者忽空中作女言汝悍嫁



費枉殺我令汝一家死甚于我死特長子頸腫如牛不能食餓極  
取一汗中吞其半以手引之心肺皆出而死次子復病壙傷食不  
得下口中又作女言索命陳乃哀懇願多作佛事禳解女曰未也  
我最後取陳氏耳次子亦餓死長女不一月亦病不食而死輩公  
遂得驚悸之症不數月又不食死陳氏方痛悼聞忽晝見其姑同  
夫率亡女詣責之狂易不食其死尤慘死時長男有遺腹一子親  
戚喘喘或幸以為可存一線矣不幸載又死但寡媳存焉此康熙  
念九年三十年事嘉善人感傳之

殘屍之報

湖郡有醫楊某善諧謔弄戲術人呼為楊白齋康熙念九年欲  
製外科膏藥託土工覓新屍天靈蓋值土工焚一女屍遂竊割其

夜靜携至楊舍楊密接之藏于門側是夜皎

月映戶見此首漸

長至丈餘髮皆直豎楊大怖強取首出門投之

河中復躍出水面

數次揚驚絕踉蹌而歸比曉語人言未畢死矣吳玉山言

河中復躍出水面

曹大將軍

杭州大商汪爾泰世業鹽巨富又中武進士康熙十年間于北關  
武林門內構造大園窮極土木旁有曹大將軍廟俗稱立帝廟者  
與其園錯壤爾泰占其餘地以廣園池一日備騎馬過廟見神呵  
之鞭擊其背昏暈墮馬昇歸言其故即髮僧慧章言

城隍審盜鑄

嘉興北門外有私鑄制錢者引一富人為援有一人欲分肥不遂  
首之秀水縣鑄者謀之富人賄寢其事首人志甚復控之臬據縣

案問誣反坐首人又控巡撫又問如臬司首人憲極遂至杭府城  
隍後陰狀未幾鑄錢者死首人亦死三十一年六月有市人張某  
者蚤至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衆視之死矣昇歸半日復甦曰好  
看好看家人驚喜詢之曰我至城隍廟拜下如醉夢然見城隍方  
審盜鑄事首人重責三十板首人曰我非誣問誣陽官屈訊故拚  
死投告反受重責何也城隍曰私鑄固有應得之罪然汝出首之  
念不過因分肥不遂故挾仇首告欲置數家于重典該使問實汝  
心何太忍耶故我誅汝心耳其人言畢爽然若無病道士張一清  
言

慢王天君受譴

康熙癸卯孝廉施鑒范字韓友才品秀異人皆以大物期之弟字

黃友獨赴童子府試到遲桌機無所取因在城隍廟王天君前取  
香案作文歸即昏亂作王天君言何物小子乃敢慢我擅取香案  
罪應死兄韓友為延醫調治不痊日夕作神責備語韓友遂請道  
士于天君前禮宥罪懺韓友拈香拜叩私告曰天君為聰明正直  
之神居清虛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桌機暫借香案一用亦不為褻  
天君何責之深耶未幾施全數友至武林回舟夜月皎然乃共爇  
舟將宿忽迅雷烈風驟至捉施一舟至外港霹靂一殺火光燭岸  
群往救之則施伏船頭已神癡矣歸亦作神語曰汝前程遠大高  
第顯爵今汝為無知之弟友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  
不永矣無何病少間遂謁還得西川一令將之任前疾復作而卒  
汪秋白言

陳打笞 打音當入蘇

吳江羅區鎮陳姓世業打笞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患痘陳至  
痘神前俗號痘瘡老太者許愿蘇保未幾竟死陳痛憤之極至廟  
中將痘神掌擎數十亭其像下皆朴之五月初三日陳忽昏暈至  
吳江城隍廟城隍責之曰汝子命當死何乃觸犯正神今痘神控  
訴罪所不免因責陳二十板陳見痘神亦旁立聽質怒未息猶曉  
曉不已城隍曰汝無憂絕嗣但此子非汝子乃汝之冤對來索棉  
花債者今債楚而去神何責焉陳曰小人三世卜笞未嘗營運棉  
花茲恐悞耳城隍曰此又汝前生之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當拘  
此人與汝對面汝方無辭耳陳遂醒而秋痕顯然猶覺甚楚也迨  
十七日果復如前昏暈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則絕非其子形

狀矣恍惚棉花因果真然不誣醒後過為人言之始知冤親業對  
非偶然也

負義之報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採花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用  
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陞雲南鹽  
司值吳逆變亂遂陷城為其所汙逮吳逆珍戚某公自度必罹刑  
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藉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為航海之  
計孫佯好言需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  
受賞註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久罵曰汝生平受我恩  
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  
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鬼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

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脊孫即大痛不能  
坐起卧病床席若風靡然癸酉年尚在江秋未言

居囚之報

毘陵許維樞侍御青嶼之子為楚鍾祥令有強姦其媳者媳不能  
拒然甚愧恨適父來爰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女俱問重辟在獄  
值夏包子之亂囚俱越獄而逃廷事平許令出示招衆囚投監且  
引某年之例准其減等免死獄囚多有屢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  
此案具詳臬司求其循舊例免死臬司不允許令恐欺囚心甚懼  
惑其幕客江某力勸許令請之撫軍令恐觸憲怒因循未果而此  
囚即日起解矣江乃焚香祝天為令作一稟啟委曲懇撫軍諭臬  
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提足投撫臺撫臺閱稟惻然即召

臬司令寬釋之囚謝臬司臬司曰非我活汝活汝者汝父母官也  
囚歸搏顙謹呼于庭許令乃始歸功于江矣未幾江返江南鄉試  
止一子尚幼入幕時并妾携至鍾祥署中歸途下長江附鹽艘而  
行其子方七歲偶至船頭忽被蠶纜打入江中江號呼求救而江  
水洶湧迅急轉盼不知所在矣與妾方號哭間而前舟見一孩浮  
江撈起在船江急往視之則其子也詢其子云下水時仰臥被主  
平于裕席毫無驚恐上船衣亦不濕衆咸詫其神異江乃述其事  
知為活此囚之報云江秋水言

不孝果報

平湖陸蘭史其父止生一子少頑劣不受訓至年十八五月間因  
一語不合抵觸父母其母怒極跪寃前訴于不孝天雷何不擊之

言未畢忽雷大作再蘭史至枯廟中見一鬼判展一文卷命蘭史視之但見卷中註某事某事天雷擊死蘭史驚悸不能悉記方惶懼間而家中夫婦失子互相怨悔其母復訴于竈求其放還不逾時蘭史已拆至庭中矣細問其故口不能言若神癡者至數月而愈至今尚在大改前非矣然與親友談及此事猶時作戰慄狀焉唐石公言

### 城隍示譴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讀書貪狡無賴康熙三十年窺隣人某某殷富可啖造一淫三婦一詞強姦室女一詞唆其怨家各訟之官數月不結牽連婦女赴審備受恥辱張從中為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之極七月初一日赴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似有人擊其背者即刻吐血數升昇歸自述前事且言為城隍所誅譴不日死矣徐有林言

### 女子索命

鎮海楊次恭老于文場人極誠朴言其姪孫某寓餘杭賣酒已訂某氏婚矣忽與隣女私誓為夫婦不數載竟娶某氏鄰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為崇延道士驅攘道士登樓鄰女坐床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為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已訴冥司許我索償汝何為哉道士惶遽而去不數日死

此宅問法華經月餘酉刻無疾坐逝

### 前生釋馬

江南某將軍者自言一世為官因吳殺一囚一世為馬在棧道驛

迎中雖為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遇急差于險峻處痛  
鞭之馬恨甚欲墮崖致之思念我本為人居官因枉殺人墮畜道  
今復造業永無超脫之日矣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為將軍  
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軟鞍橋鞍數百副旋得道中蓋驛馬奔  
驟馳激背上木鞍橋最痛故耳方伯至德人先生述之如此將軍  
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 舉人變猪

康熙丁巳舉人趙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米重因善販糴起  
家得名有二子米重死長子亦死次子名小米重年未二十有親  
楊某為經理家事其人素貪狡凡陸之錢物出入楊悉力侵騙歲  
獲數百金米後小米重與本邑姓劉者訂婚劉富而老成翁婿甚

相得劉見楊之不端往往與婿言之婿亦覺其多欺凡家事商之  
于翁與楊遂疎楊無所獲利計唯離其婿苦無良策思趙某居鄉  
把持武斷多智術求為畫計趙初難之楊許以二百金趙遂細訪  
某醫出入劉家奸而奸利劉有僕頗俊因造蜚語過貼通衢言劉  
女與僕通姦有身請某墮胎即誘醫至已室始惧以威繼餌以多  
金令醫實其事小米重未知也一日小米重至趙處堅拒不見  
久之命至塔下言然乃娼門賤類豈可復登縉紳之堂小米重愕  
然不出遍訪果得其說遂大怒訟之官求退婚令拘劉主僕不承  
遂拘醫詢之醫云劉女飲墮胎藥是實但不知姦夫為何人耳令  
不察遂斬離異其女投繯者救矣父知其克曲憇得生遂別字海  
鹽某氏劉恨甚訴之城隍領與造謗者同死未幾劉果歿而楊

為小米五輝配矣配甫滿月小米五同妻歸寧忽有孩守其妻為  
母者米五怪詢之說云妾于然過質之則其妻所私之子也小米  
虫恚極不久得病死而陸氏絕嗣矣一日楊與趙同飲醉歸中途  
忽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也知罪矣當即赴質自掌其煩不止抵  
家信宿吐血斗許死是時趙方入秋關頗得意在棘院忽嘔血數  
口歸即繫語曰我今歲應中前程尚遠今為陸米五事以二百金  
之賄為人畫策雖人婚絕人嗣今即中式亦不能生見矣嘆說悔  
恨前放榜之夕死比明報至已小歎矣日尚視家人以泥金示之  
始瞑及卒後之夕其妻子同見夢云我為陸某之事折盡功名壽  
算尚不殺辜罰在某處某姓為猪猪有五蹄白尾半白者我也  
速往贖之不久將就屠矣母子相對駭說次日其子迹其處視其  
豕與夢同以三金買之畜之城外塔寺日以豆餅酒糟飼之後其  
家老姬泄其事觀者日如堵堵豕見生平所交識輒俯首不出知  
斷作者人或壽之則叫救怒視獨人猶以為趙生豪氣未除也  
家人惡其昭著一夕移去不知所終

鬼搯談債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棹小舟入城鄉人附舟者數人  
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野泊而宿  
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岸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  
我算來渠所欠者已清矣矣乙云渠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  
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銷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發一場  
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早視岸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候之未

幾見一婦報訟而來痛罵云作僥倖鬼故再來一看耳始知小兒  
之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松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璿祈夢是夕  
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頷之曰持文冊來  
能至闈畢謂容曰汝中式矣示以冊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  
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甚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  
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  
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境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  
所謂吳三桂者徵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  
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輩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  
祖治之後瀕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  
意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容字介臣中  
丁丑進士尚在重慶食報未有艾也俞叔奇言

淫惡之報

嘉興東門外魏塘之北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其父子恃財漁色  
多矣有王喜娘者出入于心漢家妖冶而喜飲心漢父子咸私之  
康熙三十一年心漢與布舖中南京研匠率令以十五金包宿王  
喜娘半月而扣其五金遂引至匠處不意研匠甚多此金乃朋儕  
之物及至雲雨則衆匠皆集輪流毒勑此婦不能當終數日血崩  
不止歸即殞命臨死曰我要到王心漢家去未及一年里中賽社  
演戲心漢率其妻女往觀有長者王巨伯見王喜娘隨心漢之女



不離左右心駭且惡之以為白日見鬼必死矣未幾其女與隣人沈裁衣通沈復引其友許忠者與女通遂約其女挾貨夜遁至湖州適值雨阻停舟城外者數夕三人共執嬉笑徹夜捕役疑而詰之倉皇失措捉獲到官而嘉興曉緝者亦至遂解至嘉興縣觀者擁至千餘人咸曰此心漢父子奸淫之報也邑令重懲沈許拐帶之罪令家屬領女回家其母責女曰汝平日處閨貞靜何為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時見王喜娘來此說親我云我已許人何可改也王喜娘云我為汝擇婿甚佳必愜汝意當晚引一人至我即昏然為其所汙不一月又引一人至我皆憚不能自主也上船之夜亦王喜娘為我裝飾穿衣強拉上船云我送汝為新婦我實憤憤及醒悟則已在舟中矣心漢始知王喜娘淫毒之報也

遂密告原夫給田二十畝嫁之其夫亦貧且察其實非淫女遂借仇儷焉

### 致死顯報

石門縣吳越戰場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千畝向屬合縣權賠自范撫軍諱承謨題調之後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糧奸民佃者耕三年輒棄去別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募太湖居民種瓜蔬之類而西瓜獨美遂為土產邑令以貢上司自架閣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隣家王姓小兒嘗啗其瓜佃戶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戶毆之幾斃地方不服群鬪孫宅碎其門戶什苦孫即告王姓于官杖之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死未及一月孫子後入城路過

其人揖問曰孫相公何往孫悟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子食汝佃戶瓜已受重賤衆怒相犯何懲我太毒耶衆已訴其司茲來索命耳孫惶遽至家即見此人同入晝夜喃喃若兩人相語時復自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宋雅圭言

文昌示罰

康熙癸酉年嘉興學士昌閣顏圮司鐸募金修葺命四生董其事有一張姓者文學頗成亦與馬私以修閭料植家用是秋嘉邑有金子白者館于吳門中秋之夕夢迎浙江天榜有一朱衣者導入文昌殿前于白亦隨入見一一唱名至第後十幾名張某帝若拊案曰此子不當中式擇下科應中者換之朱衣曰此子應中且榜已定奈何帝君曰即如嘉興儒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料物以修

私舍即大不敬矣竟易之于白歸猶未放榜特往覘張友則三場甚得意且說有神助自謂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困青衿中吳靜菴言

不淫之報

乙亥冬福府生員林濤少年美貌因下鄉向庄佃取租宿于其家偶出閒步歸見案上有蘭花一枝不知所從來明日見小女子出窺因問之曰我昨出外書案中花枝從何來也小女笑曰此吾姊所贈者因問汝姊年幾何何故贈花小女曰吾姊年十六昨見相公風姿秀美思欲一會先以此奉贈林曰可一見乎小女曰我欲往問之未幾出曰可于東廂相候傍晚果有女媁然而至林一見銷魂因共談諧約以明日父兄入城晚夕可從屋後繞入內房即

其寢室當焚香瀹茗以待林如期而往則陋室精潔香未氣氤其  
至榻前各叙心曲正欲成兩姓之好女亦不拒林忽念曰我已  
妻彼尚未嫁一時亂之有傷陰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一念轉移  
如米盡灑體即婉辭而出連夜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  
訊一病幾死林聞之亦不顧也丙子遂授鄉書人以為不淫之報  
云

### 救魚之報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有饒州商人過鄱湖見網戶得一太魚重百  
餘斤漁人索銀五錢如數買之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同三人挾  
貨歸夜過鄱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葦中劫其資將殺之矣忽一  
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舟後獲盜方驚異傾側聞適捕盜船過欲

求火炊飯見蘆中一舟宣闕遂往就取火見之遂獲盜三人商得  
不死魚亦躍入江中商人因憶救魚之事以為報德云吳式平言

### 沈六飛復生

杭州沈六飛于康熙廿七年傷寒病篤覺魂從帳縫中出落地遂  
行地中昏暗者數里少刻微明見水土皆黃色俄見一大衙門有  
人引入而主者不在命沈西廂坐少定見室中蒸飯顆白如雪沈  
方饑甚欲舉盃取食忽一人掣其肘視之乃已故盟伯也曰汝食  
此則不能歸矣沈知其已死因問此何處曰鄞都也沈痛哭求救  
其盟伯曰我以生平無過且善二王書法其中命我寫法華經一  
千部圓滿之後得生人間為狀元矣沈再四懇之盟伯因引見祖  
師祖師者乃一老僧眼皮垂目二人同懇不已祖師因以手揭起

眼皮視之曰汝等哀切如此我一見又發慈悲矣因命侍者往王處求釋得允即有吏領出至一閣問有文書否曰無之守閣者曰既已放回若復回取文書則房舍壞矣我有空頭文書為汝填之即舉筆落墨皆成金字將出閱過其故叔曰汝得歸耶可語汝婿早辦後事三日來此矣歸時似非前路為引者一推而寤病良已問三婿無恙乎家人曰近小恙寒熱耳沈以叔言私語之三日其婿果卒吳甸洪言

自知前生

臨平老儒鍾俊友言其友趙姓者家頗豐裕年四十許與親友數人同在園中聚飲酒酣趙偶登山失足下頃刻而斃是夕鄰村相距二十餘里錢姓者產一子生而不啼稍長不教其讀書頗

能然記逮九歲其父乃庠友試畢歸家錄試藝置案上出探友歸見其文已經批點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並無人至因戲詰其子曰豈汝為之耶子忍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言子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于此初出胞時自見身體手足微小柔弱心雖了了口不能言逮長因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然然父喜其夙慧因自督課十六歲遊庠而其前生妻子尚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挈舟往訪其子出迎竟成賓主達見其勿遽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寧耳錢子嘆曰試往書架某書第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別後俊友偶過其村路過錢子錢子知舊契在俊友至家告其

二世因果且說其死生做項世俗所謂見冥司受輪迴者似又不  
足據矣潮島寺僧梅雪蓋俊友之親舊故鑿鑿可據也

刁佃賴租之報

康熙三十四年浙西大水嘉屬幸不成災高仰車馬易運每每大  
然而各邑佃戶以水藉口無論高下每畝止吐二三斗而佃主因  
不成災無有蠲減嘉善有一佃戶素號強梗佃某宦田二十餘畝  
畝收二石五六斗僅完租五六石餘米六十餘石載至嘉郡糶銀  
四十餘兩得意之極命其子看船身入城探親其子止十三歲在  
船獨坐偶見一人携一新騷鼠帽入船謂其子曰汝父為汝買一  
新帽夾我至船付汝一看汝若中意即為裝纓帶來汝父又要買  
紬布數疋問汝取糶米銀去用其子大喜即以原銀授之頃之父  
來子向之索帽父茫然不知詢知其故知為拐子騙去持槩向子  
一擊破廟立斃不唯夫所賴之租未又失其子

雷擊惡婦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蘓州養育巷有母子二人子十餘歲  
午間風雨晦冥雷繞其門子懼入母懷中雷就母懷中提出擊之  
母亦驚死次日復甦言今春有一育嬰堂乳母抱嬰至堂照驗領  
米三斗歸途遇雨借我家坐雨久不止我因給之曰雨大如此挈  
米攜子難以行走何不先抱兒歸米雷我處復來取之彼依言而  
去令其夫來取米我抵賴其夫歸其婦自來我終賴不與婦因  
無據不得已哭去夫又痛挾其婦婦是夕縊死夫抱兒還堂中商  
欲告我亦以無據而止今吾母子遭殛宜也即口吐綠水至晚命

絕釜胆破矣

好友變蛇

康熙三十年間嘉興梅里有甲乙二人相好至厚甲被訟累下獄乙極力救之為甲行賄料理得脫既出甲知所費太多乃已漏卮中飽不覺懷恨思欲報之而無由每曰我死必變毒蛇噬殺之未幾甲憤恚成病飲食不進胸腹脹滿按之蠕動盤旋宛然蛇形臨欲死矣或有謂乙曰汝與甲素厚乃以財交不明懷恨至死今其腹蛇形已成子其危哉乙頗悔懼託人請諸甲領恚吐所侵設席陪禮甲初不許乙復登堂候病因自引責衆人從中勸慰乃請甲扶病而出乙捧卮為壽且以侵物所置田產一一還之在坐共皆諧笑以釋之甲遂意解一杯甫畢忽大吐赤蛇自口躍出徑奔乙前衆共殺之甲病若失錢兩載為其甥吳友昆言之釋氏謂心懷嗔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滅蚕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君升育蚕三十筐因其年葉貴私念看蚕未必厚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蠶傾在三間廳屋內而賣其葉蠶饑滿屋散走求食升復將蠶撥作一堆用竈灰鋪壓其上蠶又從灰內走出升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屋升家盡燬而隣居無恙五月間升往種田已刻西北黑雲陡起雷聲轟轟升仰笑曰雷豈欲打殺人耶然心竊惶窘欲歸家避之忽然霹靂一聲將升擊死種田者迴顧見升屍泥中身如黑炭因共詫為滅蠶之報張漢臣言

僧侯觀施之報

石相相界地方有一唐菴菴僧志廣年七十餘頗守清規經載無所不能與此關門裝佛匠王建臣往來甚厚丙子秋僧染病危篤狂言謔語備極苦惱半月餘而死時建臣在湖州裝佛夜夢志廣一傘一包竟入內房驚覺心中甚疑不數日家信來知妻產一女適夢之夕也建臣次日歸家通過唐菴探志廣則果于得夢之日死矣到家所生女啼哭不止建臣抱女謂之曰汝唐菴師太志廣也出家一世不投男胎到我家作女何也女諦聽久之忽復啼哭不乳而死是夜復夢僧曰我在生騙人經錢不為禮誦所積五十餘金極錯因果汝又領徒來偷去我念恨得病命終時受諸苦惱因與汝利與不同故來看汝我自往汝徒家索債去也其徒在候

潮門外建試往探之果生一子建臣亦不言其故逮彌日大烘布衲蓐中火起其徒家焚盡又延燒一二十家小兒亦燒死其徒到官復受枷責臣又夢僧曰我恨已洩還要江西託生受報去也建臣為張漢臣道其果報之詳如此

打齋飯僧投胎二則

康熙二十年杭潮烏寺禪堂打飯僧明祚俗姓莊紹興人打飯二十餘年幾六旬矣三年前忽與僧衆言曰我在杭城日久見人家婦女最為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經營苦惱我死後得為杭城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見其婦女飲食嬉笑心坊慕之荏苒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侵晨啟門忽見此僧徑入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孩感餘其父抱至潮烏寺曰

顧湧耀如熟遊者每日必飲一至否則帝不止但帝時人撫之  
曰明祿師父不要及即止三歲而亡  
紹興有朱姓者善結蒲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也紹興天衣  
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挑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在回口中念佛  
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饌豐美即連稱好喫好喫不止  
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方食忽見此僧挑担  
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  
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已生矣往詢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  
後其姑夫長為青衿但嗜飲食身體肥膈人共笑為饒僧後身云  
此順治年間事也

謀財殺父

蕭山有一人販洋緝挾二百餘金將至家未及數里值晚遇大雨  
止人家簷下避之雨不止主人出此人求借宿許之客入問主姓  
名曰張子畏也主人父子代客携囊見其重因私計醉之縛而投  
之錢塘江屍隨潮不知所往遂取其銀營運三年家稍豐裕無人  
知者後其子至前投屍處渡江偶有同舟者詢其姓名曰我張子  
畏之子也言未畢忽此子發狂瞋目大罵曰汝謀財謀命我為殺  
汝報仇舟人大駭亟推此子上岸徑奔至家對父大罵作欲殺之  
狀父驚遽入室持厨刀將殺其子忽為子所奪連揮數刀父即殞  
命鄰里執送蕭山縣此子猶作死鬼言聲聲執命且證床下尚埋  
銀百兩驗之果得縣令錄其口詞置之獄中明日提出嚴審此子  
已醒作事不知也因覓杖下父子俱死人稱快焉此康熙三十二



年事相士胡介山言

屠戶自宰

康熙三十五年蕭山屠戶張某善宰牲日必宰猪羊十數以此獲利性復兇暴六月間門首乘涼頭上偶養以屠刀刮之忽風吹墜椽木一擊而首落亦胡介山親見者

屠牛之報

杭州菜市橋張屠善宰牛號小庖丁康熙三十七年年六十歲始釋業棄屠刀水中三十八年閏七月約伴往雲臺山進香比至山下忽覺心驚股慄不能行遂坐橋上令同伴先上山既而同行者在前途久候不至恐其病因返視之則見張屠方據地作牛鳴而野中群牛數十聚而具觸之急共掖行里餘甫入飯店仆地死群

醪金募助棺殮焉湖鳴寺僧三會言三會在其家誦經者也

牛報

康熙三十年間杭州白蓮寺巷口羅磨坊鄭姓家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竊念此牛死當為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忘前念賣與忽一夕夢此牛來作人語曰汝既許見埋復貪利屠我今來索命遽啗其背大痛驚覺明日背生一瘰漸大成發背不一月爛見臟腑而斃

前生為猪

金文通公為通剡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為猪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鬻割輒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司變身為騾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遇響為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奮力過河

得脫而驟竟溺死見冥宮云由汝一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金公綠野堂持為人道之

自知三生

有士曾為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興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為馬一生為蛇一生為猪馬畏跌蛇畏六月蒸暑猪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栖魂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在悵惶四顧吾魂或浮游刀砧上或浮游湯火中或浮游盤器側或浮游口臭旁凡我向處無不到恋恋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向言畢士猶淚下如雨許蒼文放生文述其事

史立庵

古來名人多從高僧出世如房次律為智永後身蘇子瞻為五戒後身李彌遜為遜道者後身王梅谿自記為嚴闍黎託生嚴即其祖母舅也近鄞縣史立庵名大成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甚善婦臨產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

舟子還金

長洲縣治東有張麻子者為舟子甯姓篙師歷有年矣麻子家貧而課十年前偶如廁見一人倉皇出遺一囊啟視之乃白金數兩也急追之其人已入縣應比較探前銀則烏有矣號哭訴邑宰云今日鬻一女得銀數兩不意行急失去令詫其妾將加責麻子亟擊銀至云某銀宛然在也令問故其實以對深為嘉嘆出俸錢三

百文旌之一時傳為義事焉越歲麻子抱疴絕而復甦言頃躡至  
冥府見有冕旒南向坐者傳諭張某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今  
麻子年六十餘理懋譽鏗如故也康熙十八年事

自知前生

無錫功加左都督吳子元妻妹初生即能言言前生乃一老僧因  
果有錯再生為女幼即茹胎素及長誓不適人剃髮居無錫女庵  
中為尼至今尚在

償貨救商之報

吳門陸采侯者愷爽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主其家為置紬緞諸  
貨畢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萸山止而反載  
月船頭耶商領之乃移貨貯他寓為便行計明日携斗酒登治平

寺盡醉歸他寓忽失火數百金物盡為灰燼采侯驚嘆語商云若  
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雷火安能及竟竭湫償其值商  
且喜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居失火左右俱蕩然無  
遺獨陸氏廬無恙未幾再火兩隣又蕩然陸氏仍無恙時左隣有  
高墻已傾采侯兄弟正履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為蓋粉並鋤出之  
見墻獨傾右若一術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纖毫傷也遠近傳  
為積善之報許香谷先生言

殺婢之報

太倉小東門錢姓一友乃舊家子弟家頗饒裕嫗一婢而身甚善  
妬乘錢往蘇郡預置烙鐵熨中召婢責罵乘怒令兩僕婦褻其  
底衣而烙其私處婢即暈絕不十日瘡爛而殞錢歸以他病告亦

不能察也次年值烙婢之日其妻坐淨桶必覺陰處大痛疑為毒  
至所焚視之無有也痛斷不可忍內中腫潰膿血淋漓百治不瘥  
晝夜號呼每夜見此婢被髮裸臂牽挽詈罵不得已實告其故追  
薦禱解不釋私處洞潰而死又次年錢生復見妻婢同來爭鬪未  
幾亦死醫生王升公言

放生延壽獲嗣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月索長安米未盡終結一錢揚落地則群蟻  
聚撮之無何難至則蟲與蟻俱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  
每將簸揚先置簋簞于地事訖即聚蟲貯甕中併貯糠糶于甕為  
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甕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為雞蟻所殺  
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皆袖手勢已待盡

千秋因以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殉天折者後病尋愈  
且更生令子人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蝨其中更貯  
綿絮以溫之然久亦餓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  
青蟲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邑令子再世

武進士戴柎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臨武縣有長隨陳忠  
閩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特縣主幼子歿也悲痛之甚殮時  
左臂用硃筆一點背用縣印一顆為記冀其再來陳忠適以殮日  
生紅記宛然縣主聞之傷感憐愛求為己子特忠父母亦小康又  
止一子堅執不肯後縣主去任陳姓家亦衰落父母歿後忠遂飄  
零至楚投戴君覩隨食糧每以硃記示人云十八歲後印文始顯

糊且怨父母不與縣主為子致有今日或謂之曰若可轉移造化  
則汝前身不必死矣如汝命可富貴則在陳姓亦可富貴汝命合  
貧賤即送縣主亦能貧賤也忠亦爽然因知輪迴託生之事果有  
可信而其所以然之理終不可解耳

